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
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
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
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
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
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
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為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為自

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馬在流寓者庠序推馬勅禮部具條目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

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修士升於司徒曰造士大樂
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
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於司徒曰
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至唐而其弊
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為近古可行而卒
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
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二年二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為其眾所殺傳
首詣闕群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
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

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
皆感歎帝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帝恐
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
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
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
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莊

年減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代宗之責己

也厚其待人也怒韓原毀古之君子其責已

怒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入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姑息之主記檀弓也小人也言苟容取安也由不得其道也

大曆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

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稔其惡而誅之稔熟也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

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屈音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

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

者挾君以爲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

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

敵匹也相匹敵之類國主勢不已卑乎宗代如春秋時秦晉之類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

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旣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公孫丑旣不能

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

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

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

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

臣之耻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

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
之百縑承倩詬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
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
子尚爾况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
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
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僖二十

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閹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於此始被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

本夙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襄左

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齊師其連

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

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其有兩矢夾脰曰

州綽曰有如其日乃弛弓而自後縛皆以宦寺

敗國喪師聲去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

巨猾逋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

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為相綰性清簡儉素制

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
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即日省
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語十二

德風小人之德草偃楊縮以清名儉德為相

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

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

而天下自治記大學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后平天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

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離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

度徒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

瑞盞生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不實帝令御

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

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帝

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

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
澧州司戶而不問滉蔣鎮還奏瑞鹽實如滉所
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
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臣祖禹曰代宗責縣令職在字人無恤隱之

心也隱憫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

之臣云滉判度支故敢為面欺乃置而不問是

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
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為姦罔人主卒受其欺

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

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蒙蔽故敢行

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

其澤孟離婁今有仁心仁聞而民天下愈受

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

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

始疑而終信之其為欺一也明於踈遠而眩

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若代宗

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不急者罷。黎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獬、鬬、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

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

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

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唐太宗紀贊

世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

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

故也。前鼎錯傳策三王計孟子曰：其進銳者

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

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
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
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
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
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即位遣中使邵光
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
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
是中使之未歸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
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為蠹

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
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惟宦者之從至

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貞亮傳

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懲艾
此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立之置
中護軍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其後
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人主廢置於其手如王守澄弒憲宗於中和
殿立穆宗楊復恭立昭宗

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則其為害又甚
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之類

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

非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
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
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
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記檀弓苟無忠
信誠懇之心雖
固結之民
其不解乎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下產定等
級作兩稅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

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祖禹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

出令者其始未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

君為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唐李乾祐法
令者與天下

之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德

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

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

下不勝其弊勝平聲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

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

而不奉其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德宗

帝初即位踈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賍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賍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賍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

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

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

謂之凱高辛氏有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

八元敷五教於四方凱使士后士以撥百事舉

凶謂共工驩兜三苗周不以家有管蔡而

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夫以失於一人而不聲

取於衆是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

賢卒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

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盧杞為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冥
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
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

朝前劉向傳封事賢人在上人君得一賢者

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
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
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
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

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
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
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旣相盧杞而杞
復引延齡以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
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
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
而道不得行由小人彙進而不已也彙類人
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

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
有功者吾奏求官勲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
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
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而南者無一人得
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
榮將士亦各蒙官勲誠且願保目前不敢更有
僥覲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
士卒帝聞之以力未能制滔賜滔爵通義郡王
冀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怦以
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
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誼譟曰
天子令司徒歸幽州柰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
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
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勅使總又呼曰
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
復諭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
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
莫敢前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習湯誥惟皇上帝降

綏厥猷惟厥猷後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

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為叛而沈其族哉

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

所從語十九上失其故姦雄得以詭其衆而

用之也天寶以後幽薊為叛逆之區中國視

之無異戎狄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

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

已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

交月詩小雅盡廢則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

中國反求諸已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

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孟梁惠

仁政斯民親其驅之為亂莫肯從也姦雄豈

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

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

富商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

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

之詔借商人錢令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
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榜捶人
不勝其有縊死者長安囂然如被寇盜計所得
纔八十餘萬緡又括僦櫃錢凡蓄積錢帛粟麥
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
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
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二百
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

伐不應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
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
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
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

苛政猛於虎也

記禮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

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哭也一似重憂者而
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借商
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識音志

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
不有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

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帝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為相知帝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群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自強明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德之以寬大固益其德至杞輔之

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即政之始勵精求治舊本紀史臣曰帝初猶能任賢一為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少遊重斂加賦以媚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是

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剥民不勝困以至大亂
夫以天官當民賊孟告子君不鄉道不志於
之所謂良臣古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之所謂民賊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建中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相之器帝
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陷汝州捕之僞
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
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
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帝患希烈問計於
盧杞杞惡顏真卿對曰真卿爲四方所信使宣
慰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真卿宣

慰希烈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希烈所殺

臣祖禹曰闕播薦李元平盧杞陷顏真卿宰

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也暴露非難

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報好呼切

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

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

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淮寧

之境沔沔切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徒各切

帝優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

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境纔踰

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

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

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

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

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

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

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
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
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
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

剝牀

以膚凶象曰剝牀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

不已必害於膚剥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

切近災也覲上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

欲速之功速語則不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

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

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書五子

惟邦寧本必有意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

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

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紆

目前之虞紆音舒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

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

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

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
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
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
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
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
請追還神策六軍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
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
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
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
形以爲病色視其脉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
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赴仆音陸贄論用兵之
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
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
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
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
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
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
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
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
唯糲食菜餒衆怒蹠而覆之遂作亂還趨京城
百姓狼狽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
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大

澤前張耳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至諸縣

有五嶺之戍云云使天下父子不相師隋伐

突厥高麗而揚元感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

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也

襄城之危德宗以為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

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疥而

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

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

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

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司農卿段秀
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
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
者帝乃出幸奉天

臣 祖禹曰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左右常

伯至於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儉人書

政周公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用戒于王曰王在右常伯常任

人綴衣虎賁云云維自今其勿是時齊

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命仲

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周家以

為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書顧命王

仲桓南宮毛伋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也其發之

也以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

其可亂乎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為右使

訓諸御知義群騶知禮故可用也史晉至漢

之時宿衛者猶以忠力之臣與公卿之子蓋

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尊必使諸侯與天

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

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
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
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衛其後懲前
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夫聚天下不義
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
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無法
也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
弟滔之故廢處京師臣嘗謂陛下旣不能推心
待之則不如殺之母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
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帝倉卒不暇用其言
曰無及矣旣而姚令言與亂兵謀果迎泚而立
之帝初至奉天詔徵諸道兵入援有上言朱泚
爲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
曰朱泚忠貞群臣莫及柰何言其從亂傷大臣
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帝亦以爲然又聞群
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
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防慮不可不深

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為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鎰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

豈得以鑿輿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為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為吏部尚書公輔為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朱泚自將逼奉天十一月靈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栢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鷄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倚居綺切且分賊勢盧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倘出乾陵恐驚陵

寢渾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漠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

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踈斥之足踵後杞幾亡社稷幾平至死猶以爲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難去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

臣祖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
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
而死豈不為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為逆
而已矣惜哉其為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
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而卒不
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
特減獲婢妾之引決者耳經引也非能勇也
士有不幸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為戒
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帝嘗遣健

步出城覘賊

覘庫廉切視也

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

上音儒下音跨

帝為之尋求不獲竟憫默而

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

糲米不精也音厲又即當切脫粟也

每俟賊休息夜縋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

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

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頓首

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祖禹曰德宗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

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

夏少康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為言而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

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

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

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公孫丑王不待大湯豈不信哉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

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車駕及哥

舒曜李晟者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

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

有司之暴斂焉

臣祖禹曰德宗欲剗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

因師出以為名而多殖貨利書仲虺之誥惟

國云殖生也貨資貨利資財以為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

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之有無欺其鄰里

况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欺天下乎得

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而向之

所積反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益以此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邇日致亂邇音向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畧曰

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

下先去之惡烏故切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

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

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

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

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
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畧曰
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
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
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
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
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
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
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
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
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
上疏其畧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又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
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
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

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以無過為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

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能從

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帝頗採用其言

為如字

臣祖禹曰德宗播遷幾於亡國不能反求諸

已 已見卷 而以為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

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

左傳

以為 因不復以聽納為事甚矣其無人君之

德也陸贄之言曲盡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

二臣故剡其大畧

剡下 以見德宗之性與其

行事以為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
論誼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
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贄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
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
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
念之不衰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
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
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語五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

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
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宦官自艱難
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
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
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
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
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

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
 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踈之也既而劉從一
 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
 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
 此朕為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
 不欲行意趨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
 一何容為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
 陛下何憚而不為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
 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
 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偽相糅糅音忠
 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
 踈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
 救其心術而執疑耻過不欲辨明寧蓄諸心
 暗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
 以亡者蓄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為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

大小之事帝必與贊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
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贊相失經夕不
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
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贊數直諫迂帝意盧杞
雖貶官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
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
贊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
贊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

舜視棄天下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

猶棄敝屣也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小雅谷風詩云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
州欲為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
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
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贊曰唐安造塔其費
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贊上奏極諫帝意猶

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臣相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

其忠言嘉謀楊至孝言合稷契之謂以交脩

其所不逮也書說命高宗傳說曰書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而後

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失相

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

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以

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

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

邢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以窺

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

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以

為今盜據宮闕有冒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

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畧曰以一人之聽覽

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

兆之姦欺後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

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
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
雖骨肉結爲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
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御區寓之意喻宇
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
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
勝殘之志是由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
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見討
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
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厚其禍之
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
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毛氏曰猶圖也

鄭氏云云王之謀不能陸贄有焉圖遠用是故我大諫也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
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
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
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

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
一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
其畧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
臧皆凶鄙切部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
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
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
尸貞凶下易師卦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

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
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
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
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
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
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
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尚未拊
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

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未
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已以納諫雖勉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
也人君苟不能彊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即位
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
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浙集帝還長安頗忌
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

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
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
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
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
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臯代
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然之尋遣中使馬
欽緒指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

復曰欽緒宣昔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
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
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
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
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以最當今之大弊朝來
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
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
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
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中祀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羣臯此朝廷之
公議也德宗苟以為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
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為密
邪且既以為相而不待之以誠則踈遠之臣
其可信者幾希矣幾平夫如是忠臣賢者豈
得盡其心乎鹿鳴詩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一車或自脫巾呼
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非人也帝憂之
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即奏之帝喜

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
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
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
是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
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言民以甘苦之氣

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

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

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身遂衰一失其養則

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若昔大有天

下者可不務哉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奎晟與張延賞

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

意以延賞為左僕射吐蕃尚結贊大舉入寇遊

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遣將擊賊之尚結贊謂

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

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
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迎我經宿乃引
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尚結贊乃引去帝
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諂於
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
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慰諭不許韓滉素
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
詔滉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
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

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
初晟旣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
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
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
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延賞皆與晟有隙爭言和
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
謂晟曰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
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
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旣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

唐鑑卷十四
十一
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
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
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帝
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
情閏月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
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
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
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

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
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馬燧
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
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柳渾
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
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
鎮帝大驚街遞其表以示渾明旦謂渾卿書生
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幸以避吐蕃大
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

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併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

德宗猜忌使勲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用善不明用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心剛儔克也大馬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

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
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
給事則有史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
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

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書周書唐虞稽

克用又亦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

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禮大冢宰歲

府各事以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

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為而治語十

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歟夫蓋以此也後世

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

於己臣亦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戚憂也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

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

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為賢相者必其得君

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

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部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

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上抽笏叩

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
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
王太子危矣明日帝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臣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
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

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

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君

於惡率由比言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

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

哉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

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
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
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和易說卦

道德而理於義窮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

道為臣盡臣道孟離婁欲為君盡君道

知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盡心莫非命

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夫順

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見上立巖墻之下而

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

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

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

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祀而致亂乃

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

書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夫

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
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
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
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畧曰昨
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
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

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
愈疑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
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
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
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
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
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
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

縱剝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

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

唐孫伏伽傳天子禁衛九重

雖有方叔召虎之臣

周宣

上臣力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三十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實無所增也虛費

吏人簿書而已京城汚濕地生蘆葦數亩延齡
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
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
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
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
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
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
今群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
邪陛下亦宜回聖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歛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

術記大學生皆移東於西指虛為實徒張官

吏置簿書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
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
小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
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
贄上奏其畧曰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
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

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
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
後

臣祖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
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
天下以篡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
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
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偏天
子乎偏音逼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記禮運所

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爲國者必嚴上下

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
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
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
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群臣一有譴責往
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
士艱於進用群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畧曰以
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

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
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
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

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語十二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

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夫為政不

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
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為
季氏宰且不可而况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

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君人之常道也德

宗反之足為後世戒哉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
帛為額不計錢數其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也
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
出絹調出繒纒布帛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
賦者也曠音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為
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
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

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賤錢折爲布帛之數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出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

奉公上此驅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所有棄之必賤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壅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杼軸空大東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盛繹器也云空盡也由取其所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裴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

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
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
面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
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
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
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
延齡處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
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群臣畏延齡有寵莫
敢言惟張滂李充李鈞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

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
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
益厚延齡日短贄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
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
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不直
贄十二月贄與憬約至帝前極論延齡姦邪帝
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臣祖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
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

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音狡姦也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猶憬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請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昌黎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或祖襲愈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

贊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乎

臣以為不然揚雄曰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

揚重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

之者也遇裴延齡為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

不能非賢孰能為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

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

城者鮮矣鮮上聲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

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為神策護軍

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

軍臺省清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

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

賞國之大柄也唐韋述傳爵賞其可以假人

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

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

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

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
在江西有月進章臯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
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
肅始至是宣欽觀察使劉贇卒判官嚴綬掌留
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
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
而啓霸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
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因而後發其智懼

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還自興元不
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之求愈務愈歛政吏
駢惡楊先知政吏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
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
李景畧為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
厚賂中尉竇文場使去之會有傳田鶻入寇者
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
畧九月以景畧為豐州都防禦使

臣祖禹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為事唐本紀贊

刻薄彊明自任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然

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

必自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已也而藩

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已

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

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

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為延齡所薦故

用之

臣祖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

為好之而無已也鄭註緇衣詩好賢如緇衣案

並為司徒善善於其職國人之宜之故美其德以

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之宜予又改

為有德君子宜是居卿士之聽朝之正服改更

也者居私朝之服也楊曰敝弊也裴延齡既死

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為相使其

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

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切

呼報也切好

十一月以韋渠牟為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
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剝史縣令以上皆自選
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
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
宰相趨附盈門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培克執
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去年二十餘召入翰林
渠牟形神忼躁尤為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
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咲款狎往往
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

惡鳥故守正之士難入辨給之士易親給捷

故切正元之間雖忠邪賢佞雜處於朝而君子

常阨窮孟公孫丑阨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

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唐之小人於

是為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
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
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古有墨
衰從事者衰方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
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
吉成婚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
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

孤貧無恃或有借言從人未聞男子借言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趨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臣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慝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為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官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使去聲謂之官市抑買人物稍

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勅使出雖沽漿賣餅者撤棄閉門諫官御史數

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

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度徒各切弁布

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著直畧切

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祖禹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民勞詩

止汜可小息惠此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十語

二葉公問政子曰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所

與共守者也民勞詩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註

京師者諸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

望乎當是時刻剥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

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帝所寵信欲奪節

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

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

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

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沉盈珍表於厠中自

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

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

京師帝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
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
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
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
帝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
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池切

臣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群臣故不分枉

直語十二舉直錯諸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

者如一踈群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

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

為若出諸已也故其為害如木之有蠹也蠹

傳之也人之有膏肓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

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童子曰彼良醫

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

下攻之不可連之不及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

謂度器之深如疾在膏肓不可救蠹深則木

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原
其禍由人主與之為一故也可不為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無統帥每出兵人自

規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澱水委棄器械
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招討使夏綏
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畧專以巧
佞貨賂結宦官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帝以
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
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
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
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少陽
等戰于澱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全義
退保五樓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
夜遁保澱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

師者喪去聲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

覆車之軌前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豈非有疑於將帥而

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
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監如

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
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因討吳少誠大募
戰士繕甲厲兵聚歛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
之志專以慢上凌下為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
所為無如之何頔誣鄧州刺史元洪賊罪朝廷
不得已流洪端州道中使護送至棗陽頔遣兵
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頔表責洪太重帝復以
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
峽州長史比敕下德怒已解奏留為判官一一
從之

臣祖禹曰德宗初有削平藩鎮之志其明斷

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

血氣之剛語十六血氣方有志氣之剛孟公

其為氣也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梁惠此匹夫

至大至剛有天下之勇孟梁惠文王之勇文王以一

也有天下之勇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之勇

衰壯銳而老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

動也健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

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為

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
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
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
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
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
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
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說薨以其行軍司馬鄭儆為節
度使帝擇可以代儆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

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為河東行軍司馬

臣 祖禹曰昔魏獻子為晉國之政其縣大夫

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

晉國語史 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為

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
迹帝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
崔放入對放為全義引欲謝無功帝曰全義為
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

為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詩曰民惟

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

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倚賂數十萬

薦之於帝以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錡刻剝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

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

無復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

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

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

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阬待之善貞至并

鎖械瘞阬中瘞居切遠近聞之不寒而慄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烏切故使

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鉗

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切實德宗殺之

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王叔文善
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
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
大愛幸與王任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
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
執誦及當時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
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
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日與游處蹤跡詭
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祖禹曰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

與之共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前賈誼傳古

道者以周禮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正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

能母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依德

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

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千金之產者

必欲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
之此常人之情也而况天下之大祖業至重

可不求賢以傳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國有桃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

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趨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

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
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

前

澳傳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

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

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

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粹

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

蒼粹與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

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

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

從而和之議始定

臣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相康王憑王凡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

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三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

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

月甲子王乃兆類水相被冕服憑王凡乃召

太保奭芮伯彤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汝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官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當是時太子在內特
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

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
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
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
之未有竊取諸官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
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即位也
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
顧命之書孔安國云臨終之命所以爲萬世

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爲
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
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
鮮有能正其禮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
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寢疾彌
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也中外隔絕大臣不
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
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之人主惟
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宗見紀太高

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
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
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
沮其謀不然幾有趙高之事秦趙高矯遺詔殺公子扶蘇立
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
胡亥說見史秦紀及李斯趙高傳

而以唐為永鑒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臣阻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
三十有六年亦不為不久以其時考之糝政

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

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二曰委任宦

者如用劉真玄三曰聚歛貨財如借商錢稅

稅屋間架筭除陌錢之屬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

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以

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易繫辭惟幾

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

心墮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

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歛培克益甚於

初矣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從來者漸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賊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

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三云

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

無所能為也見前杜佑以舊相不耻與小人

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

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白

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

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

省懼入白執誼遂巡慙報竟起迎叔文就其閣

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筋以待有報者

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

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

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

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順卧叔文執誼等益無

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語十

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孟子曰人不可以無

耻耻之於人大矣孟離婁人不可以無耻之

於人大矣不耻不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

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

耻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

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

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

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

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

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

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

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

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故王者不

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

本起於盜賊明宗憲宗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

而姑息之並見上註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

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

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

及故自親事

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於明

上堂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

刑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

以諛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

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

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前劉向傳對賢人在

其類行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

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

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

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

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

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

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

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

比昆志切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

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

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

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

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

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

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况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

諫者猶往覆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

當十論母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群臣其有

意於正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

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

祖聿修厥德毛憲宗有焉氏云聿遠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求

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

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

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

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頓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
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頓天下藩鎮焉得人
人而悅之孟子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
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頓
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
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
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
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
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
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已任又
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
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
已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
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垪者可謂忠於事

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

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官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
前文紀

月詔賜今年天下民租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
農民今明年租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
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
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年
而稅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
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
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
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華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
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李絳以
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帝意奪裴均

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
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
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學士曰
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
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
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
可將哉將去聲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
私書周官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

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
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
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
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
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
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群臣見陛下西取
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人爭獻策畫勸
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
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
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
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
莫之與聞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
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
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戚深外則蔓連勢廣
其將士懷其累代養嫗之恩嫗於不知君臣逆
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之又
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

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
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
窺窬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
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
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
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
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
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

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宣王能內脩政

境土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

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
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
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
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
中使統領今承瓘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

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相都統自陛下始
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
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監鐵使
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
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
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
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
其群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於

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
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
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
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
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
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
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
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旣耻且怒必

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
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

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南有嘉魚詩全

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

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

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

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

之功伊尹商用傳說者高宗之功傳說高用

十亂者武王之功周公且召公奭本公望畢公

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用周公者成王之功

顛鬲天及文母十人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已

周成王致太宰出也憲宗一將承權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

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

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書酒誥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乙中問之王猶不能保其成工道其稱中宗曰

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也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

太王王季白克自抑畏同季克自抑畏周太王王

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大明詩小心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

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

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

返其可謂賢矣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七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

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

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

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

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

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

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

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親君

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遂易其心哉錫如有

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孫孟公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之亦諫也君

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

君惡正直而說諂諛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

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

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

君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

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

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

厥后克正書畢命僕臣正厥后克夫能求諫

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書說命傳說不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

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
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
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
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
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
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
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
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

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楊繫辭何以不聞以威

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皋陶謨天討有先王

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

敢有越厥志書秦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罪惟我在天下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已所以

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

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

無以知人語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

唐鑑卷十八
三
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
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
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
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
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
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
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

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
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
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
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
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
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

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

其道使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但詐咸作敵亦

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

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

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

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

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

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

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八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為季氏

有司舉爾所過舉賢才曰馬知賢才而舉宰相

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

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內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

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讎若權衡之

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則至公矣安

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

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
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
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
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
記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奸心難知是以上下
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
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

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况於

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

語十六則將焉用彼

相矣焉

於虔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
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至是帝召還承瓘先罷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
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
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

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
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
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
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
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

爰咨詢

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
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
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
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
疑前並註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
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
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
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
而政愈亂也欺蒙蔽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卒終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咲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

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

之俗獷頑也為驩虞之民孟盡心王讀者之民驩虞如也

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

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

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

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東以法

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

之敗於激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

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嗚全義書云破蔡

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

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

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

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

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

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書事陶謨兢兢業業

業兢兢業業也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
嚴與承瓘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瓘歸引以
為相鄘耻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
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
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
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為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

禮不喻重義不自從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傳疏本管子之言管子之言管子之言管子之言

廉不蔽焉耻不從往大士之有耻所以重

朝廷也况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耻乎李鄘
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污卒辭相
位可謂知耻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
身媚左右沂習以固寵頑頓無耻見利忘義
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
皇甫鐔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
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鐔又以厚賂結吐突
承瓘九月鐔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

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群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耻與小人
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畧曰所可惜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興
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
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
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
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

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
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
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
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
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孫孟公
猶運也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度可謂
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
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

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戶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

禹之德也

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

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

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

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

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

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

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

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

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

使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

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

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

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

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

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

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

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關盛衰

楊先不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

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

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書盤庚

細有條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使指如身

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

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

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

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

群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

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

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

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

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鑄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

焉可睹矣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

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起孟公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徃徃

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

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

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瓘謀立澧王暉爲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

瓘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

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

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暉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

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

由任相非其人故也
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

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功自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可不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

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

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

疾弘志弒逆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英威在人

內官秘之不取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

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茲事

曖昧終不能測其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

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愛起禁闈宣宗

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

子孫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

弘志所弒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十八

卷之三

